乃字妙以見非太后本意

寫安国凡三段

史記抄卷之七十三

韓長孺傳 直叙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

伏後案　景帝妙　有大体

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
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
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
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
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
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
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帝常善是術用之权術耳日间無言不觉以開悟為言之帝語氣其忠急也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某甲云其名不足言耳

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
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
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
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
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
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
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
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

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
兄去韵叶許郎反
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
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
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
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
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
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
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

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

漢兵謀打此插入物於後世史則必詳叙打王恢之上段云

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翁壹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爲首難自不信於單于然則匈奴屢背約誰咎之哉）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

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
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
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于野
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
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
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
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
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

高云前得安国五百金言之太后然乃王恢千金亦言之太后甚矣恣之爲賂金容也史亦無要文字亦暗以此而言爲妙處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已者也〔數句總安國良是〕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揚〕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貪人也而能舉廉盖依之以名相高耳〕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信乎由命〕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蘢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

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畧千
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
益東屯右北平安國不及相而卒以東屯右北平終命也是時匈奴虜言當
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
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徐是悽惋將
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
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鍾云史公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卻以長孺之所舉薦得相者以爲惜有味哉其言之也

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韓長孺畢

通爲梯以射之守為
徐索故爲首印
指世々受射句

史記抄卷之七十四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乃最名將而最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從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

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亦○數○奇處
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
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
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
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五爲邊郡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
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詳○寫○中貴人將騎數十
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
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
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高云弱而示强即此可以觀兵法

此史令謂將解鞍而廣未解也

上馬即前未解鞍之馬也

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
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
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盡立今我留匈
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奇其）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
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
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
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
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又奇）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
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廣軍法大約類匈奴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
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以客形上不識亦爲長安衛
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
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程不識正部曲行五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洗發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
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

斷

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
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附當削〕爲太中大夫爲人廉
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
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数奇〕單于覺之去漢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
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数奇〕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
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
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
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
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

右北平時只寫之
用事以見匈奴不敢
入邊故以往寫射
獵如此

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
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可悲可嘆）人頃之家居數歲
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屛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
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
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
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
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
卽請霸陵尉與（廣鎖鎖處）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
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以下叙廣善射）出獵見
（及其行畧有生色狀況大件）
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

寫廣之射不在中石沒鏃倘寫其不能復入石正反形其初中沒鏃之神勇蓋曰即廣亦不可再即云云○寫廣之勇正反襯廣之勇

之終不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
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
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
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
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
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
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
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
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

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歳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

連用三兩字兩疊字法警拔

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寸尺之功以
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
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羗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
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
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
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
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

千古嘆息

絶幕、絶渡也、謂横渡江也、

部前將軍令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
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篇幹句）
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
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
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廣受禍始）
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
南絶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數奇）

西字要文字
寫得悲咽可
涕

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
（音備）（音牢）

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
（徃也）

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

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

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復對刀筆

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無老壯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

人。（以下漢書可觀）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音偃）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

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
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
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南人之不習乎北國也而漢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卒以橫跳彊胡何哉）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
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在井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一名白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井州）北可千
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
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
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
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

楊慎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得毋乙如世臣得耶

李將軍如許英雄人傑乃以忠實二字結乃知盛德之人決非英傑也

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音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矣

李將軍列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五

匈奴列傳

傳記絶調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俗尚及其彊弱以世處如畫其所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草草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音閭羅]駃騠[音决提駿馬也]騊駼[音桃塗馬類]驒騱[音駝奚驢類]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寛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

鋋音禪小矛

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
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
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以前則匈奴俗尚）夏道
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
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
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
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
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

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
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
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
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
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
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
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
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
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音凡)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欲娶戎狄
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

閭圁洛皆水名

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匈奴破中國而因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陸渾之戎）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音銀）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分析）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音桓）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

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朔州即林胡鴈門即樓煩今嵐山后之戎卽鮮卑東胡地
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
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相一
類今之甫夷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
後五百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
旣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
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
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譬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
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

現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

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
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陰山及
高闕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也）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
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
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
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小揔）三國邊
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
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

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秦最盛）
道自九原至雲陽○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因邊山險塹
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
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
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匈奴入漢初始盛）（難久）
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
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
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于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
奇
奇亦冒頓嘗兵之畧
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
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
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
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
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
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
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
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
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

姑如蠢女

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

匈奴脫兔

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兵法曰守如處女距若脫兎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摠前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至此摠約數語是回顧收戢太手筆也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以下總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

屬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
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
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
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
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
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
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
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
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
家有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
數人以下俱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而其胡俗大畧如是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
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
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
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
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
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
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此爲匈奴犯塞之始

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新
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
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
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
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追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音龍）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

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
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
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
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
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
漢與匈奴和親始此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
倍約侵盗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
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
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盗代地於是

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〇河南即今河套是也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〇延州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〇漢文帝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

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匈奴與漢相荅二書甚好）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〇（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示彊），定樓蘭。〇（觀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昔日北州悉下唯容漢耳）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

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單于自稱得天福祐人馬
又強欲以威漢天子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
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駞一匹
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
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
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
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
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本匈奴所言最好大單于無
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

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
頽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得休)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指其罪寛)使無負約(其御怨處)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
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
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
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

湩音涷

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說為胡謀誠忠於漢負多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穹廬旃帳也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及言語云云中
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
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
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
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中行說詰辭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
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
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
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

喋音蝶多言便語佔音覘衣裳之貌

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
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
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
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
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
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寗
侯魏遫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
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
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當戶且居、匈奴官名、雕渠難者、人姓名、蓋一人而爲二官也、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
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
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匈奴官號）且居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
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
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
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
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
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

新攺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
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
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
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
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
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
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
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旣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
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
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
臣立爲單于旣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
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
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
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
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
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
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
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今帝（漢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
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
翁壹（武帝與匈奴第一合無功）奸蘭出物（犯禁私出物也）與匈奴交詳爲賣
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
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
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
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
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
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古制虜須假關市為餌〕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第二合得失亡〕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第三合得勝多〕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衞青傳殺代郡太守友作友無恭也

一本及作友連上句讀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衞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第四合騰多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

漢亦棄上谷之什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第五合大勝。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脱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

軍三千餘騎第六合相當右將軍建蘇武父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
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
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
之詞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
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
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第七合大勝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
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
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

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
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
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
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
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
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不知今可倣行否。河南今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而

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

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

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第八合大勝令大將軍青驃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

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

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

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

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

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有戰功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

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
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
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
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
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
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
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
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

長句 字々 壯響

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凡兩遣將出絶塞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第九合無功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芽云使楊信以下叙当日之盛与所以斷匈奴之月者正在之又子而匈奴所不敢之與前所不敢葩蘆也些極馳騁

音弦雷

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絶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

雄

先漢書作生
使漢書作兵

○楊信使匈奴

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

單于語回紿死 出適会記隗嚣 記光武司

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

奇計

六出一時数奇

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
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
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
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敖本亭）其冬匈奴太雨
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
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
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
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
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第十
合浞　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
虜

高云世支必有闕文漢書改作軍吏畏亡將軍而誅莫相勸歸將東漢時世支已缺誤不可讀故班氏改之耳

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即榆林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光祿塞）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
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
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
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
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
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
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
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第十一合相當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

可惜

惜沒要緊人以不了語結爲着有半篇文字在後妙

更可惜

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愽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説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第十二合沒虜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説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李廣利為漢擊胡數立大功

失策

有罪猶當議貸今降匈奴漢之咎也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隱語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而不敢深論特托言擇將相

序漢武邑馬以後与匈奴未殺者千餘人草管長命宜未能有加於匈奴是史公作此之旨於是於武帝即位時高漢仍和親匈奴親漢極言其盛先提一案後通節通予接宜直而不作論斷而自失自見所謂言之哀以後多微詞也5

平準封禪一樣序法

匈奴傳畢